

檔案編號：OS003

訪談對象：鄭欽仁(前臺權會會長 1990)

口訪日期：2012 年 11 月 26 日

口訪地點：臺大教授宿舍

訪談人：嚴婉玲

島外抗爭最後還是要走政治這條路，被迫受害者會關心人權，但他們也要選舉，多少是有利用人權運動，那當然也是為了生存的逼誘，看起來像是為了名當選後就把這部份捨棄掉，目標都歪掉了。

台灣人在日本時代被壓逼，二二八菁英被屠殺，欠缺領導人物，群眾心理都想做英雄，結果變成時勢造英雄，好像自己多厲害可以領導多少人，有了地位就開始耍手段，放掉人權，放掉群眾，有些還可以因此高升，。過去很多專家學者跟他們一起，但他們用過即丟，想說自己很厲害。忘了這些是靠大眾、知識界方面提供的策略、基本理論、短期和長期行動在要怎麼做，只看到短期利益。看到學者發言就罵說是蛋頭學者，政治人物就這樣慢慢掉下來，你一個一個檢驗，就是一個一個掉下來，他也不覺得自己錯，他覺得我替妳們做那麼多，是妳們背叛我、遺棄我，但他是怎樣有今天，怎麼起家的，卻完全忘掉了。

從黨外到現在，這個現象還在循環，這些人都還是認為我最聰明，馬英九、謝長廷、許信良、施明德都這樣。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他們會說我不方便，但對基本人權實在應該要再去想能夠多做些什麼。

我 1968 年去日本到 1973 年回來我那時和每個人談人權，沒有人知道 A I 是什麼。我日本的時候認識一個法學者宮崎繁樹，我在東京大學對面的鈴木書店看到一本他的書有提到台灣，後來跟侯榮邦提，他說那是我的老師。我從那時開始知道這個組織，我、許世楷、宮崎繁樹都有參與，我們印薄薄的書 拿去在銀座發。我有帶回來臺灣，結果那本書藏來藏到不知道哪裡去。

我 1972 年從日本回來，大家對國際人權都不了解。回臺後開始和黨外人士認識，1975 年康寧祥辦《台灣政論》，我當時就有勸他們要辦刊物，台灣完全不知道國際事務，但台灣要看外國的臉色，你抗爭要用什麼手段，有什麼外國的經驗，當時只知道內政，都不知道國際的事情，就像現在的媒體一樣。我有寫了一篇人權問題，過了幾期才刊，這本雜誌到第五期就結束了。前幾年嘉義大學有個研討會我去參加，有個同學把這篇文章找出來，那篇前半是批判西班牙獨裁政權，後半介紹 A I，我想跟大家說想要做連線救援時，要往哪邊走，我一直都有這種基本想法，台灣要搞運動，民族主義不行就先求民主，民主不行就用人權。

美麗島事件和很多事，我跟長老教會 高牧師他們都有一起救援還有聖教會的白牧師。林義雄家屬被殺，很多受刑人家屬的小孩都送去那邊庇護，姚嘉文在獄中傳紙條指揮外面，跟這個牧師都有關。蔡墩銘教授也應該要去訪問，他也做了很多。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，但很多人需要成績，要選舉，最後收割去了。

大概是美麗島事件前大約十天，林永豐之前常常找人一個月一次去他家聊天，都是知名人士，我第一次參加時，李永熾也有去。林永豐那時都會準備點心招待，他家書很多，主人很好客。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，大家都太樂觀，想說人民可以起來，群眾運動會成事。林永豐邀我、姚嘉文、張俊宏見面，大家都覺得很樂觀，我一個人唱反調，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獨裁政府是敢拿槍打人民的，不要太理想，我非常謹慎。有人說可以打游擊戰，我說你根本不知道理論。我一一反駁眾人，只有姚嘉文聽進去，他拍了拍我大腿說你講的我會注意，十天後美麗島事件就發生了。我想說完了，有些人喊衝，你不知道這是安插的奸細或者不是，二二八在中山堂時，就是有很多特務在裡面攪和。我讀歷史，去日本也注意世界局勢，對於群眾運動我相當有概念。

姚嘉文出獄後一個月，林永豐又邀請大家到他家，姚嘉文也來，坐在搖椅上，我坐旁邊，大家討論事情時，他指著我說，當時沒有聽這個人的話，有聽懂這句話的就是當時有出席的人，林正杰那些當時還沒來的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。

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很多難題，正負面都要兼顧，黨外這批人都被認為是流氓什麼的，外省人對他們印象都很差。康寧祥要到香港去的時候，我說你去見徐復觀教授，我沒有跟徐先生說是誰要去，只說有個朋友要去跟他見面，到了香港，徐答應跟康見面，康走了以後，徐寫信給我，他對康的印象很好，黃煌雄也有去，印象也很好。

為了營救姚嘉文，我把周清玉介紹給許倬雲，許倬雲和蔣彥士非常好，當時許倬雲如果想見蔣經國都是靠蔣彥士安排。那是劉崇宏在中研院的時候，李永熾和我以及一些中研院、台大的人一起吃飯，開三桌，在和平東路有一家廣東料理舉行，因為劉先生住青田街，許倬雲是發起人我也是被邀請人之一。在赴宴之前，我介紹許倬雲和周清玉介紹，我跟周清玉說你只有用人權運動的訴求才能救妳先生，只說要救先生是救不到的，她和許倬雲談的時候，許對她印象很好，答應要替她說話，結果我們談話時間超過約定時間，到會場的時候，連劉崇宏都坐好了，剩我們兩個讓所有人等，許倬雲馬上道歉，說有事情遲到，舉杯跟劉崇宏敬了一下，馬上就走了，因為他隔天或後天就要回美國，如果要透過蔣彥士見蔣經國，他沒有多少時間可以作業。結果許倬雲要走的那天早上，是李登輝和他見面，許倬雲把行李放在車內，和李見完面談完這件事，馬上就去機場搭機。

有些人不在陣營裡，但經過這樣的事情對台派有好感願意伸出援手，像許倬雲或徐復觀。有些人都說這些人怎樣怎樣，我不這麼覺得，一個反對運動者、被壓迫者抵抗性都會很強，講難聽就是很衝，覺得我就是反抗、對決。

但是如果是要做事情的人，碰到事情實在要很忍耐，有些人當面損我說我怎樣我都不會生氣，你要做事情還是要出名？你不忍這口氣怎麼做事情，這群人彼此之間都不和，要如何聚集起來這些人，除了自己忍耐之外沒有別的辦法，有時候我連辯都不想辯。

美麗島事件以後，周清玉和白牧師、高牧師一見面她就以淚洗臉，我又怕周清玉、許榮淑的女兒出事情，國民黨就是光抓著當人質就夠了，甚至不用殺害。

我勸周清玉說，我們只有從人權做起，組人權會、做刊物。她每次問我要做什麼，我跟她說，我不是都講這個事情嗎？兩三次以後，她約我和郭吉仁在她住家附近吃飯，就說由郭吉仁來起草章程，提了很多意見，三個人就決定要做這件事了。但這件事沒有一下子做起來，周清玉每周約了很多人晚上六點半吃便當，連林正杰這些我不認識的雜誌編輯都來了，邀了很多次，但這件事都沒有結果，我心裡想說要這些人做這事很難。

有一次周清玉又約我到江鵬堅民生東路的家裡，那天很晚了，郭吉仁、洪奇昌、江鵬堅，還有一個誰我忘了，那天還約了很多年輕的有參與運動的記者，但他們跑去北投喝酒都沒來，畢竟跟我們老一輩有距離。

那天的會談就提到要組人權會，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和江鵬堅見面，出來後我們坐郭吉仁的車子，洪奇昌反對學者參加，但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弄的啊！後來台權會成立了，成立以後，還不到過年，江鵬堅請吃飯，有兩三桌，我、張忠棟、呂亞力和江鵬堅同桌。江把我拉到外面問說你怎麼沒有參加，我說洪奇昌明白反對學者參加，江說不管這些了，你把會費交來！我掏錢給他，就這樣參加了臺泉會。張忠棟其實也做了很多事，他拿起酒杯面對呂亞力說，我乾你就乾，我們一起參加，逼得呂亞力不能不喝，也參加了，後來才退。張很有手腕，在歷史系很有地位，他是外省人但娶台灣老婆。

我有些資料，像這個事

1987年二二八之前陳永興在台權會開會說，四十周年要不要做紀念？大家都像脖子都被掐住一樣沉重。我用足球做比喻說，我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，張富美那時第一次回國，約了李筱峰等人到陳永興家裡去，結果陳永興自己不在家，他回來以後，陳永興覺得我們資源不夠，需要刊物，所以邀鄭南榕一起加入，當時大家對鄭南榕不了解，大家都臉色凝重，說你怎麼沒跟我們商量就邀了他。現在講是沒有關係，而且也是事實。

當時很多人身上都卡著案子，有一次我就跟陳永興說，你要注意，現在能夠做運動得很多人都有案，你所看到的能夠領導的大概都有案，政府的目標是你，你要特別小心，不能有把柄。如果國民黨丟一個假的文獻出來，把你整個扭曲掉，你能不能辨別？

那時找筱峰舉行不少次會，在元穠茶藝館 有時還會坐滿，我們就很注意這個東西不能不在學術上研究，黃昭堂在日本有出一本從美國蒐集回來的檔案，出成小冊。陳永興後來叫我寫嘉義的碑文，我那天沒睡覺寫這個東西，碑文不能長，而且內容要紮實，後來嘉義那邊有意見，沒用這個碑文但有引用我的句子。幾年後蘇貞昌當屏東縣長，要徵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，徵很久都沒有消息，我就把我的碑文寄去，他們就用了，開幕那天我有去，發現蘇改了兩個字。二二八我們很注意資料、檔案，對方弄一個東西出來，你要能馬上反駁。

陳永興的時候有邀請 Asia - Human Rights Watch 的人來，我們本來要安排大演講，但環境有變化，後來我就跟他去拜訪中國人權協會，見杭立武，中國人權協會等於是個幌子，杭說他在中國二十幾歲就關心人權，還一直被他的工作人員干擾，回程時說 Asia - Human Rights Watch 的人說，從來沒有一個人權會是這麼漂亮的，家具都是紅木的，每個人權會都是窮的要死，不過杭立武其實是個不錯的人。那天晚上請吃飯，陳永興不在，陳菊在場。

二二八和平運動是羅榮光牧師說要加上公義二字，施明德關在三總的時候，陳永興有去看他。像姚嘉文、黃信介、張俊宏被關，他們和一般犯人不同，住的像台灣厝，還有庭園。張富美回來後，因為她跟陶百川有熟，我們四個就去看他們，陶百川是監察委員，所以可以看犯人，我記得那個監獄很闊。陶百川那時說要統一，我就寫信跟他說，你明知道中台差異，還要把一千多萬人丟進去，後來他有回信給我，感覺好像很痛苦，後來就沒再提統一。

許曹德開庭時，我們可以進去，他們大鬧法庭，大家就跟著起鬨，律師是蔡明華，我那時說這運動要讓他起來，可以對外宣佈，弄一台抗議車，把法庭裡面的內容播送出去，蔡明華就在檔案裡面夾帶了一台錄音機，我們就能取得那個錄音檔，有一個國家就是有類似的案子，起了很大的效果。

陳菊是我會長任期內來做辦公室主任，之前在台大對面弄菊之鄉餐館，有賺錢，她說她不要做辦公室主任，因為秘書長沒薪水，所以她要辭掉辦公室主任做秘書長就好。

國是會議上我說無所屬、無黨派的人也需要跟人合作，所以民進黨有跟我們臺權會合作，但我們跟民進黨是不同的單位。李慶雄是第一任高雄分會長，也是律師，

人不錯，可以探聽一下訪問他。